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躋春台 假先生

師與君親並重，理宜正品端行。莫作等閒不認真，冤孽到頭方信。文縣有一楊如柏，為人奸詐，業醫不精，而時運頗好，別人所醫之病，他卻回回收功，家亦豐足，年年有餘。他偏要貪財，見利忘義，放銀子賬場期錢，凡鄉街大小善事，他肯攬場幫辦，一可於中取利，二可釣譽沽名，眾皆以「假善人」稱之。娶妻陳氏，子名學儒，性情魯鈍，讀書多年，連起講都不知反正。

如柏兒子讀書無成，即命學醫，他又固執不通；想叫他做活路，力又單薄，只得與子團一蒙館。見那家有子弟讀書，父兄上街，就請吃花生，酒湯鍋肉，四兩八兩，三台兩台，務求子弟來館，學錢多寡不論，再少二百也收。他說得不同，學錢雖短，一年二十餘人，當喂兩槽肥豬在家，又好免卻一人吃費，還是有利。誰知楊學儒教書學規不嚴，脾氣又怪，任隨徒弟上樹取鵲、洗澡模魚、角孽吵嘴，都不經管。時與徒弟說笑汕談，時把徒弟哄罵亂打，所以一堂徒弟都不怕他。他見大的就用醬刷，小的就使耳巴，點書扯上拉下，圈字去入各差。

各位，教書原是培植人材，子弟一生好歹收成都在蒙師，倘把音韻錯訛，習成自然，終身難挽。上智則誤功名，下愚多成鄙陋。世上許多執業，何必好為人師，徒增名教之罪？一旦報應臨頭，那時悔之已晚。

且說離此不遠有一蕭鳴崗，原是白手興家，幼年曾做還魂紙生意。何謂還魂紙？將字紙買來，泡爛另做，買價甚廉，而賣去利厚。這鳴崗做此生意掙得有錢，放印子帳，大利盤剝，到四十歲就買得有六七十畝田，手中尚有餘積。為人殘刻，口甜心毒，與他相交，無不被其盤算。娶妻沈氏，性潑好酒，醉時不認丈夫，開口亂亂罵，鳴崗反來怕他。素無生育，夫婦求神許願，四旬始生一子，取名四喜，夫婦極其愛惜，要啥辦啥，無不應允，罵人打人，還說在行。遂到下手修一書房，接師教讀。

這四喜質鈍性橫，沈氏又愛護短，凡先生上館，他就請酒，總要耐煩，不准打罵，讀六七年還是「四書」。是年接師未就，二月都未上館。鳴崗與如柏說，叫學儒移到他館去教，願捐錢十串，餘歸老師隨議。如柏見他有十串錢，又有二十多人，共有三十多串，遂叫學儒把館移去，遠者在館宿，四喜亦在館宿。學儒見有六七個坐學，就把架子肘起，裝作斯文，說話不離「之乎也者」，唸書偏要擺足搖頭，拋白字書，說狗屁文，眾人與他取個混名，叫做「假先生」。平日又愛打牌燒煙，若有煙朋牌友到館，他就十分親熱。又貪口腹，常約徒弟打平伙，他不出錢。每到朔期，派徒弟出錢辦酒肉，演祭禮，裝子裝媳裝文元，在館胡鬧，無錢的叫偷酒米。

四月十五，有十人出錢，每人四十，割五斤肉。此時田下插秧，禁放鴨子。忽館外來群鴨子，假先生叫徒去打，把田圍著，嚇的下水，打倒六個，把鴨收拾。誤卻演禮，只吃肚臍。下午禮畢，拿三隻與眾徒分吃，這三隻和肉煎來出錢的吃。假先生曰：「難得這個好事，有肉有鴨，必須先吃肉後吃鴨才吃得完。」四喜曰：「吃肉要先肥後瘦，剩也剩些好的。」那知吃了肥的，瘦的亦吃不得。到夜間又熱來吃，尚剩一碗。假先生去收，四喜曰：「這是大家出錢，先生不要偷吃！」此時師徒俱已帶酒，假先生罵曰：「你這雜種！把老師看得這們小？誣我偷嘴去了！」這四喜氣性極橫，平時從未罵過，今聽罵他雜種，便拉著先生要同去問媽，雜了那個的種。假先生曰：「你不是要逼住我！」四喜曰：「你不與我說明不得下台！」假先生拿板去打，四喜就來拼死。假先生氣急亂打，不覺冒紅。眾徒去拉，四喜拉著不放，假先生扭脫走開。四喜哭去開門，先生喊眾徒拉到房內，把門扣著。四喜邊哭邊，連先人都哭了。假先生心想不到，喊徒把肉端到他房，等他一個人吃。

次早四喜起來，見肉在桌上，香氣撲鼻，碗內一肘，他忿氣就吃冷的。眾拿飯來，他又拈來下飯，喊眾人吃，眾人都不去吃。飯未吃完，忽然肚痛，越痛越凶。假先生命人喊他父母，沈氏急到書房，見子在床亂抓亂滾，遂問曰：「我兒甚麼來由？」四喜曰：「昨夜先生罵我是雜種，又打得兒皮破血流，不知拿啥毒藥放在菜內與兒吃了，肚痛得很！媽呀，你兒不得活了！」說罷滾在床下，七孔流血而死。沈氏哭曰：「兒呀，你倒死了，為娘如何下台？」遂問眾徒，眾徒只得把昨夜爭食、今早食肉之故，細說一遍。沈氏聽了，指著假先生大聲罵道：

罵一聲先生龜兒子，老娘今要你背大時！

想起你教書人就是這樣子，專哄徒弟飲食飽。

有酒菜你把他當如兄弟與子姪，莫吃貨你把他打得流血又破皮。

有錢的碼賀他好得無比，無錢的你當你牛馬驅馳。

要錢米做起那鴛鴦諂笑，柔聲下氣，望人多辦些那花生酒體，拉東扯西。

哄徒弟吃摸何再不把錢使？剩下的還想要爭倒私自食！

上了學就說有事，三五天故意遲遲。

打牌不開錢，還說你是老油子。燒煙不起床，總講「幾口不稀奇」。

說句話裝一個斯文之體，一開腔就講你那者之乎的文、白眼字兒詩。

我替你臉上麻，何不去羞死？還在這裡當你娘的老先知！

豈不知我的兒原是富家子弟？你就該好心教才有酒肉你吃。

為甚麼打了他還拿來毒死？可憐我一個兒百年歸土誰送屍！

呀，崽呀，崽！

你撞著啥子鬼這樣莫氣志，要與先生搶飲食？

你既知他是無廉恥，就讓他屙血屙痢一個人吃。

呀，崽呀！

你陰魂莫呆癡，跟著先生記倒死事，快到堂上去報與太爺知。

正哭之時，鳴崗亦到，問知情由，抓倒假先生幾個耳巴，沈氏又幾腳尖。各位，這沈氏是鳴崗貧時接的，乃是廣東婆，雙腳如像犁頭，踢一腳，痛到心裡去了。

卻說此地離縣只有二十多里，鳴崗投鳴保甲，捆起假先生上縣報案。官看呈詞，隨即勘驗，乍作報頭有打傷，係服毒身亡。官叫鳴崗來問，鳴崗以爭食責打、挾忿毒命稟告：「大老爺不信，桌上之肉尚未食完。」官看是鴨肉，問知是田中打得的，即罵曰：「這樣人都要教書，太把斯文玷辱了！」叫把肉拿與犬食，犬亦死了。即帶兩造回衙坐堂，叫假先生問曰：「你既讀書該知道理，徒弟不是，責打是矣，再不聽教送廣文究治，為甚將他毒死？知法犯法，律有加等！今見本縣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假先生叩頭訴道：

父台在上容稟告，細聽童生說根苗。

多因前生把罪造，教書才遇這蹊蹺。

滿堂徒弟不聽教，嘔盡心血把氣淘。

蕭家四喜氣性傲，講他不聽半分毫。

角孽打極如猴跳，無奈才拿板兒敲。

越打他就越吵鬧，兩板不覺起了疱。

眾徒拉開才睡了，早得急病喪陰曹。

「膽大狂生！明明是挾忿毒死的，還說他得急病？好好從實招來！」

徒弟得罪事屬小，豈能害他命一條？

學生讀書知禮貌，焉敢違法把禍招？

狂生！你還要強辯？左右與爺掌嘴四十！」

這是東家來誣告，黑天冤枉怎開交！

你要童生來招了，除非海底把月撈！

「膽大狗奴！如此犖嘴，左右與爺重責八十！」

呀，老父台呀！

兩腿打得鮮血冒，哀懇父台把命饒。

「有招無招？」

毒死徒弟罪大了，縱然打死也不招！

「狗奴！當真不招？左右與爺夾起！」

這陣夾得魂飄渺，屎尿齊傾好心焦。

不招難受非刑拷，招了又怕命不牢。

左思右想無計較，呼天叫地喊神曹。

萬般無奈且招了，蕭四喜是我毒他命一條。

假先生招畢，官命丟卡，受盡私刑。後如柏進縣把卡和了，方才鬆刑。

卻說楊如柏回家，把子受冤招案情由告知妻子。其媳王氏蘭珠，乃王大方之女，美麗賢淑，兼能孝親敬夫，忽聞丈夫丟卡，哭啼啼總要進縣去看，奈無人陪，遂回娘家請父陪去。這王大方素愛濫酒，往往醉後發瘋，佃業耕種，也有千串多錢。見女來請，次早一路進縣。走至卡門，花點小錢，禁子引進，見夫身唾亂草，兩眼哭腫，一臉慘黑，喊道一聲「夫呀！」就氣啞了，半晌方才說話。二人抱頭大哭道：

見夫君肝腸斷，珠淚滾滾話難言。

只說夫妻長相伴，誰知遭冤在禁監。

想苦命好顛連，夫妻配合已兩年，

同肝共膽，誓海盟山。

你為啥要會教個甚麼書，團個甚麼館，當個甚麼師，想個甚麼錢？

我也曾常把你勸，莫教學免造孽冤。

誰知你硬心腸，鑽進錢眼眼，套這孽圈圈，到如今遭了命案，身坐卡間。

見你那憔悴臉面，枯槁色顏，叫為妻如何過得意，怎麼想得穿？

呀！夫呀夫！

你教書雖未嘗耽擱幾天，十多日也要歸來歇一晚，回家換衣衫。

從今後形影單，小腰徒減，寶鏡空懸。

淚濕枕衾無人見，懷抱琵琶懶弄弦。

怕的是，相思成空，歎鴛鴦，各一邊。

夫呀夫！

你須要放耐煩，莫把愁恨掛心間。

雖然今日招了案，妻回去求公公，上省與你訴寒冤。

有一朝，孽消罪盈，苦盡生甜，自然要撥雲見青天，夫妻又團圓。

蘭珠哭罷，即將所帶鹹菜奉與丈夫，又拿錢一串與夫零用，辭別回家。

中途有一腰店，父女進去過午。大方割半斤肉，打八兩酒，蘭珠憂氣，未吃一點。大方曰：「可惜好菜，又莫酒了，這才莫趣味。」說了兩句，蘭珠叫他再添四兩。吃了未走一里，大方就立足不穩，其女扶起又走半里，酒瘋已發，倒在地下人事不醒。蘭珠坐地守著，聲聲叫喊，誰知越喊越睡得濃；用手去拉，好似稀泥一般，拉又拉不動。看看天黑，蘭珠心慌，想走又怕，急得眼淚雙流。

忽來兩個和尚，見田下無人，上前調戲，蘭珠喊罵。二僧商量，用帕勒口，把手反剪，背起就走。這二僧乃是真武廟的，一名通清，一名通靜，其廟距此有十多里路。二僧換背回廟，蘭珠已氣逼將死，即用薑湯灌活，鎖於房中，去辦一飯。把飯辦好，開門去看，蘭珠已解帶縊死矣。二僧大駭，心想此事如何下台？就夜背到後坡土內去埋。正在挖坑，遇二盜過，聽鋤子聲，尋石打去，二僧駭跑而走。盜看是個婦人，衣服還好，想脫下倒也抵些錢。二盜把蘭珠扶起，拍背退煞。那知蘭珠命不該絕，被他把痰拍動。竟自活轉來了，「呀」一聲，二盜駭得飛奔而去。

蘭珠自知縊死，僧來埋他，不知如何又活？見得微有月光，遂信步而行。走二十餘里天明，訪問家鄉，皆雲不知，問文縣，雲六十多里。心想來了許遠，一人怎能回家，乞食訴苦。遇一人曰：「娘子既然遭難，何不到我家歇宿，明日送你回去。」誰知此人不良。時有陝西客欲娶婦，叫來暗相，說是外甥女，不願遠嫁，「你莫說破，只說送他回家，要五兩銀子。」老陝見人才美麗，值銀又少，也不思利害，一口應允。次日，打轎來接，走了一日，蘭珠想：「五六十里路，怎麼一天不到？」遂問轎夫，都說要明日才得攏。二日又歇，蘭珠知受籠套，追根細問，老陝告知原情。蘭珠大哭不走，老陝拉進轎去，抬起便走。半日忽無哭聲，放轎一看，卻是自縊將死。老陝大驚，心想：「此婦性烈，若到家尋死，豈不要遭命案？」見四下無人，把他拉出，解帶而去。

蘭珠醒來，依然乞食。又有人曰：「娘子無所依歸，此去二十里有清淨觀，尼姑妙貞欲招一徒，你去相投，他必留住。」蘭珠此時進遲兩難，只得到觀去，對妙貞哭訴苦情。妙貞曰：「既有丈夫，且在觀中戴發修行，倘得夫妻相會，也好團圓。」蘭珠喜允，從此在觀內安身。

再說王大方半夜酒醒，不見女兒，急忙回家問妻。妻曰：「你一路的人都失了，你在做啥？」大方又到楊家去問，說未回屋，心想：「路上又無親戚，那裡去了？」一路問到文縣，又尋轉來，並無下落。其妻問知是酒醉失去，就大哭起來，拉著大方要女，邊哭邊罵道：

罵一聲背時災老漢，做的事不怕羞祖先！

到卡中去把女婿看，就該要父女一路還。

為甚麼中途把酒濫，把女兒丟在一邊天？

恨起你吃酒不要臉，見了酒連糟都哈完。

吃醉了不怕惹人厭，發酒瘋東倒又西偏。

愛罵人回回挨屎罐，裸連話說得不斷纏。

滾筋斗一身稀泥爛，毛廁板拿來當床眠。

到如今女兒不見面，把老娘憂得喊皇天。

你好好出外去尋轉，有差錯要你把命填！  
可憐他夫婦都落難，你叫我如何不慘然？  
從今後諒難相見，不知他落在那一邊。  
怕的是親家講皮絆，我看你狗臉有何顏！  
氣不過撞你幾腦鑽，再放屁踢你幾腳尖。

夫妻吵鬧，不得開交，大方說盡好話，方才息聲。請人遠近去尋，又懸招帖，並無影響。

再說楊學儒因招審供，發回本縣，受盡苦刑。回憶從前教書全無學規，不講品行，不知壞了多少子弟，造了多少罪愆，以致帶徒打鴨，爭食惹禍。此話一出，人人恥笑，個個鄙薄，遂令斯文掃地，真名教之罪魁也，還要性命何用？不如受冤而死，免得出外羞了先人。心中越想越愧，越愧越悔，轉想若得出監，誓不教書，立志辦善，將身作勸，以贖前愆罷了。

至次年三月，縣官任滿，新官接印。這新官姓朱，係進士出身，清廉愛民。學儒遞呈訴冤，朱公看了，調卷與口供細閱，知是受冤。提出細問，食放何處，幾時放的，幾時吃的，幾時起病斃命，學儒一一稟告。朱公點頭曰：「此案我知之矣。」移交接清，已是四月中旬。至十五日，押起學儒親身到館房中細看，見桌下放有石塊墊足，就館歇宿。殺鴨一隻，五味煎好，至二更放於桌上，高照蠟燭，命人暗視。未幾，有大蜈蚣在碗旋嗅，觀者微「唉」一聲，蜈蚣急入石縫而去，以後終無所見。次早稟官，官命敲石，掘出尺長蜈蚣，以鴨喂犬，即死。官回衙以蜈蚣毒斃詳報，叫蕭鳴崗共結完案。又把學儒開釋，謂曰：「爾遭此冤，皆由教學無規，誤人子弟之報。看爾打鴨爭食，成何體統？回家須當改過自新，不可仍蹈前轍。」學儒叩頭下堂，回家問知失妻之由，好不悔恨，從此立心向善，但無執業。

時有講生，是四川人，乃胡炳奎徒弟，在文縣宣講。學儒即去拜門，學講聖諭，每到台上把案講完，即將自己過錯做成歌詞，說與眾聽：

今日裡坐講台來把善勸，說的是聖上諭仙佛格言。  
說罷了且講個新鮮證案，你眾人須鑒戒來把善遷。  
論這人家不富也不貧賤，想財利去教書好弄銀錢。  
在館中論學規全無半點，任徒弟去作孽打罵簽翻。  
凡根本與孝悌絲毫不談，只圖他月混月年復一年。  
論胸中他原是學問疏淺，性懶惰氣乖張又不耐煩。  
凡音韻與句讀錯訛扯斷，當點的他一點當圈不圈。  
年小的嗜不得一字一根，大徒弟哄著他免得問難。  
時乎而又裝成斯文體面，儼然他是一個飽學生員；  
時乎而與徒弟笑談亂訕，結交些邪朋友打牌吃煙。  
逢朔望習禮儀原是正眷，他不該哄徒弟偷米換錢。  
辦酒菜打平伙自己免算，一堂中好子弟被他壞完。  
因此上造罪多天怒神怨，才使他遭命案身受牽連。  
跪法堂來拷問實在悽慘，用苦打成了招丟入禁監。  
他妻子到監中來把夫看，請父親陪著他一路往還。  
在中途他父親去把酒濫，把女兒失去了不知那邊。  
後遇到好清官明冤斷案，歸家去無妻子痛斷腸肝。  
因此上改惡習立心為善，四鄉中講聖諭教愚化賢。  
你眾人若問他姓名近遠，就是我愚不才一部新傳。  
願眾人須當要以我為鑒，無學問莫教書免造孽愆。  
使不教不受辱斯文有臉，老天爺定佑你福壽綿綿。

楊學儒從此在外宣講，將身作勸，十分勇往。講了年餘，一日走到清淨觀，妙貞請講，至晚還有許多婦女要聽夜台，學儒只得去講。卻說蘭珠在此觀內，每日唸經拜佛，無事並不出門。是夜聽說觀內在講聖諭，也來聽講，一眼看見講生是他丈夫，遂到台邊拉著學儒，喊道：「夫呀！你今日也到這裡來了，可憐為妻」說到此句，咽喉氣哽，講不出話。眾人見少尼拉著講生喊夫，一齊大笑，羞得學儒書也講不出了，丑得蘭珠話也說不得了。學儒此時講也不好，不講也不好，半晌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蘭珠曰：「我是王氏！你就認不得了？」學儒曰：「你是蘭珠妻嗎？」答：「怎麼不是！」於是四目交望，涕淚雙流。眾人曰：「你權且下台，夫妻認過再講罷了。」學儒下台，與妻走到丹房抱頭大哭道：

妻：一見夫君肝腸斷，心中好似滾油煎。  
夫：只說今生難會面，誰知相逢在此間。  
妻：那日看夫回家轉，走到半路起禍端。  
夫：到底為著那一件？歸家無妻淚漣漣。  
妻：只因我父把酒濫，醉例路旁黑了天。  
夫：天黑就該去打店，慢慢請人背回還。  
妻：來了和尚真大膽，逼住為妻要通姦。  
夫：逼奸就該大聲喊，難道無人來救援？  
妻：勒住妻口背回院，守貞不屈喪黃泉。  
夫：可憐賢妻遭磨難，既死緣何在世間？  
妻：想對閻君把冤喊，遇盜拍背魂又還。  
夫：還魂又在何處站？兩年尋找費盤纏。  
妻：妻蒙恩師留此院，夫君如何出禁監？  
夫：夫解上省反了案，新官接任雪寒冤。  
妻：四喜為甚把命短，歸根結底是何緣？  
夫：肉放桌上蜈蚣舔，偷嘴之人命不豎。  
妻：夫負寒冤妻遭難，說來實在痛心肝！  
夫：且喜皇天今開眼，琴瑟乍斷又續弦。  
妻：從今後，心放寬，  
夫：歸家去，慶團圓！  
妻：華堂準備合歡宴，  
夫：看他日瓜瓞綿綿。

夫妻訴罷，學儒收淚上台，把書講完，又將他貪財遭冤、為善得妻之故說了一遍。次日請轎，拜謝妙貞，送妻回家。如柏問知

原由，心中甚喜，益信善之可為。想家中餘錢已為此案用盡，算來孽錢仍歸孽路，積來何用？從此破錢辦善，家中比前更加順遂。十年之外，新添一鄉，學儒宣講益力。後拿銀子二錠去謝妙貞，妙貞不受，強之再三乃留，為大士穿金。蘭珠自從回家，孝親敬夫，常遵大戒，並無倦容。目今已有二子，極其聰明，尚在讀書，將來功名不可限量。只有王大方好酒，不改脾性，後因酒醉跌河而死。蕭鳴崗自子死後，朝夕憂氣，後成噎食病，活活餓死。家族恨他為富不仁，都來相欺，妻亦憂死，家業被族人瓜分。朱大老爺善政素著，任滿升涼州府正堂。真武廟二僧貪淫好色，在外胡行，通清被強（人）打死，通靜夜宿人家，被本夫砍了雙人頭。